**南 开 大 学**

本科生学年论文（设计）

中文题目：**无意义、阐释与治疗：《逻辑哲学论》的三条路径**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思想初探**

外文题目：**Nonsense，Elucidation and Therapy：three paths of *Tractatus* --** **first exploration to the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

学 号： \_

姓 名： \_

年 级： \_\_\_\_\_\_\_

专 业：

学 院： 哲学院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2020年04月29日

**无意义、阐释与治疗：《逻辑哲学论》的三条路径**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思想初探**

摘 要

自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诞生以来，对他的研究层出不穷，并在学界逐渐形成占据统治地位的“标准解释”，但标准解释内部存在紧张性，且这种紧张性造成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思想的“割裂”，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意识到这种紧张性，试图提出全新的解释框架对维特根斯坦思想进行颠覆式解读。本文将以“无意义、阐释、治疗”三条路径，主要阐述对于《逻辑哲学论》的全新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挖掘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治疗性特征，分析其对后代哲学的深刻影响，从而更好地继承其丰厚思想遗产。

关键词：美国新维特根斯坦；无意义；阐释；治疗；标准解释

**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researches on him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gradually researchers formed a dominant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However, there are internal tensions in the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split"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n the early and late stages. The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 has seen such tensions and tried to propose a brand-new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for subversive interpretation of Wittgenstein's thoughts. This article will adopt three paths which are "nonsense, elucidation and therapy" to mainly expoun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ractatus*, and on this basis,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features of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and analyzes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philosophy of future generations, so as to better inherit its rich ideological heritage.

**Keywords:**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 Nonsense; Elucidation; Therapy;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目 录

[引 言 4](#_Toc38986980)

[一、“无意义”——对《逻辑哲学论》的概念式解读 6](#_Toc38986981)

[（一）澄清——卡尔纳普与维特根斯坦的“暧昧”关系 8](#_Toc38986982)

[1.卡尔纳普与卡尔纳普主义 8](#_Toc38986983)

[2.实现卡尔纳普主义与维特根斯坦之“断裂” 12](#_Toc38986984)

[（二）“强弱”——独特解释范式下的卡尔纳普 13](#_Toc38986985)

[1.对形而上学陈述的“强弱”解读 13](#_Toc38986986)

[2.对逻辑句法的“强弱”解读 14](#_Toc38986987)

[（三）总结 15](#_Toc38986988)

[二、“阐释”——对《逻辑哲学论》的方法式解读 15](#_Toc38986989)

[（一）“阐释”——“无意义”与“治疗”的纽带 17](#_Toc38986990)

[（二）“想象活动”——“阐释”的表现形式 18](#_Toc38986991)

[三、治疗——对《逻辑哲学论》的目的式解读 20](#_Toc38986992)

[（一）跨越鸿沟——早期和晚期哲学的“弥合” 20](#_Toc38986993)

[1.基本目标的连续性 21](#_Toc38986994)

[2.基本方法的连续性 22](#_Toc38986995)

[（二）消除迷惑——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哲学 22](#_Toc38986996)

[1.语言批判之治疗 23](#_Toc38986997)

[2.语言转向之治疗 23](#_Toc38986998)

[四、总结与评价 23](#_Toc38986999)

[参考文献： 26](#_Toc38987000)

# 引 言

维特根斯坦是一名哲学巨人，他的著述对二十世纪以及之后的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对维也纳学派，抑或是剑桥分析学派。一方面他的著作直接给人以启发，另一方面他作为一名教师也言传身教，对他的学生们产生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

这样一位被称为“天才”的哲学家，对他的解释与研究必然是为数众多的，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研究中，学界逐渐形成了以安斯康姆（G.E.M. Anscombe）和彼得·哈克（P.M.S. Hacker）为代表的“标准解释”（Standard Interpretation）。标准解释框架下，或者称之为标准叙事下，《逻辑哲学论》开启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学说，构建出一种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解释体系，该体系的主要宗旨是说明语言形式和世界形式之间的相互映射关系。“世界是由可以组合成事实的简单对象所构成，而语言是由可以组合成命题的名称组成，这两种类型的组合相互映射彼此，它们本身确保了命题具有意义[[1]](#footnote-1)。”用于描述事物的命题如果具有意义，那么它必然与世界中的事物的存在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依据《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意义由一种行为所确定，该行为将名称与简单对象进行绑定。“简单对象拥有逻辑形式，这是它们与其他对象结合的可能性，而名称也具有逻辑形式，这是它们与其他名称结合的可能性[[2]](#footnote-2)。”逻辑形式实际上充当了不同的对象与名称之间的联系的桥梁。名称的逻辑形式与它所表示的对象的逻辑形式相对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称的意义可以用来表示它所指的东西。

标准解释下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进行了哲学转向，他拒斥前期的意义理论而转向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论。在这种新的理论下，一个名称的意义不再是由将其与现实的特定特征绑定的行为所确定，而是通过我们使用它的方式来确定的。除此之外，从在特定情况下与其他单词组合的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单词的语法不仅规定其意义，而且还规定其逻辑特征。因此，标准解释下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著作中，关于给定的语言是否有意义的问题是关于话语是否可以理解的问题，换句话说，语言是否有意义是由语法所决定的。

有“权威”就必然存在着“反抗”，学界长期以来被“标准解释”所统治，正如维特根斯坦时期，哲学被形而上学所统治那样。在当时，维特根斯坦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以一种反哲学史的方式挺身而出，反抗传统哲学。同样地，也存在着这样一批受维特根斯坦精神所鼓舞的学者们正试图采用一种全新的解释模式来解读维特根斯坦，试图“破旧立新”。这批学者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如麦克奎尼斯（McGuinness）、哥德法布（Goldfarb）、麦克道威尔（J. McDowell）等人，他们率先提出不同于标准解释的解释版本，为之后以戴蒙德（Cora Diamond）和科南特（James Conant）为代表的“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崛起打下坚实基础。伴随着*The New Wittgenstein*论文集在2000年的出版，伴随着2001年维特根斯坦逝世50周年的研讨会上新旧观点的激烈论战，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在学术界闪亮登场，形成一道靓丽风景，再次燃起现代逐渐沉寂的维特根斯坦研究火焰。

其中这两位代表人物戴蒙德和科南特，正是本文所要重点研究的对象，他们重点通过对于《逻辑哲学论》的全新解释角度，着重理解其文章开头以及结尾的呼应关系，试图解决标准解释在尝试理解《逻辑哲学论》结尾所说的“无意义与扔掉梯子”时所遇到的“紧张”，加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思想的本质上的连续性，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看作一种治疗哲学，强调哲学整体的治疗特征。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标准解释完全就是对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批判和无意义概念的错误解释，他们认为标准解释误解了维特根斯坦关于形而上学话语、逻辑语法和无意义性质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声称形而上学的句子在逻辑上和语法上没有任何错误，它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赋予形而上学句子的组成表达式以任何意义[[3]](#footnote-3)。科南特旨在恢复在《逻辑哲学论》中被标准解释所误解的三个术语，分别是无意义、逻辑语法、阐释。

本文将在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思想以及他们与标准解释维护者的论战所提供的观点的基础上，从“无意义、阐释、治疗”三个维度对《逻辑哲学论》进行重新解读，以充分挖掘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治疗性特征，从而更好地从治疗角度分析其对后代哲学的深刻影响，同时对于他们为何会做出这种全新的解读以及新的解释框架下所遇到的反驳与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从而更好地继承维特根斯坦所留给我们的丰厚思想资源。

# 一、“无意义”——对《逻辑哲学论》的概念式解读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提倡归因于维特根斯坦，认为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只有一种称之为严肃的无意义的观点，这种无意义是由无意义的符号经由无意义的连接所组成[[4]](#footnote-4)。根据严肃的无意义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在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所代表的新的解释框架与哈克、安斯康姆为代表的标准解释框架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无意义概念的澄清也是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主张发掘维氏哲学治疗性特点，架起维氏前后期哲学桥梁的重要基石。“无意义”作为一种对于《逻辑哲学论》的概念式解读而存在，是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对于维氏哲学思想尤其是《逻辑哲学论》的全新解读方式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对于“无意义”概念进行介绍与区分。

根据标准解释，存在两种无意义：（1）纯粹的无意义，无法理解且不表达任何东西；（2）实质性的无意义，由可理解部分组成，以违背构成表达式的意义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这种实质性的无意义传达了一种逻辑上断裂的思想，它表达了一个完全确定意义的命题，但是该命题组成方式又是无意义的。这种实质性的无意义以及它的形式事实上是卡尔纳普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5]](#footnote-5)一书中所表达的内容，同时也就是标准解释所认为的维氏的无意义概念。科南特认为，这种实质性的无意义概念是卡尔纳普哲学所表达出的特征而不是维氏哲学的特征[[6]](#footnote-6)。因此，在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看来，标准解释所认为的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所表达出的形而上学的概念以及批评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的概念其实是卡尔纳普主义[[7]](#footnote-7)的。按照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的思路来看，卡尔纳普认为存在两种无意义，即纯粹的无意义和实质性的无意义，这种实质性的无意义由具有意义的词语，以一种违背逻辑语法规则的方式所组成。卡尔纳普表示：“在描述所谓的形而上学的陈述是没有意义时，我们打算用最严格的意义来表示这个词，在这种严格的意义框架下，如果单词序列在特定的语言下没有构成一个陈述，则它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乍看之下单词序列可能看起来像一个陈述，那么我们称其为伪陈述（pseudo-statement）。那么，现在，我们的论点就可以总结为：逻辑分析所揭示的形而上学所谓的陈述不过是伪陈述[[8]](#footnote-8)。”

当卡尔纳普批评传统哲学时，他认为自己是在阐述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即“4.003 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类问题，而只能明确指出其无意义性。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来的。（它们是属于善多少和美同一这一类的问题的。）因此最深刻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问题，这是不足为怪的[[9]](#footnote-9)。” 维特斯布恩（Edward Witherspoon）[[10]](#footnote-10)曾对卡尔纳普的意义理论做出评价：卡尔纳普将自己的任务设定为提供一种意义理论，从而用来支持维特根斯坦对于传统哲学的驳斥[[11]](#footnote-11)。这种对于传统哲学的摒弃成为维也纳学派攻击“形而上学”的一个核心，卡尔纳普误以为自己在为维特根斯坦批判形而上学的工作提供理论基础，根据违反逻辑语法而产生的无意义概念来构建自己的意义理论。这种卡尔纳普的意义理论为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所用，在其基础上反驳标准解释的错误理解——将卡尔纳普的思想强加至维氏哲学思想上，那么究竟卡尔纳普是否确实误解了维氏的哲学思想？标准解释所认为的卡尔纳普主义的维特根斯坦思想[[12]](#footnote-12)是否符合维氏原本的思想？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又是如何澄清二者关系的？……等等都是我们这一部分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一）澄清——卡尔纳普与维特根斯坦的“暧昧”关系

维特斯布恩曾在文章*Conceptions Of Nonsense In Carnap And Wittgenstein[[13]](#footnote-13)*中从无意义概念的角度对于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以及后来评论者对于他们思想的解读、比较与误解做出了阐释，旨在说明支持标准解释的学者们对于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解读存在卡尔纳普主义的倾向，但是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无意义概念与卡尔纳普的是完全相反的，维特根斯坦对于卡尔纳普（主义）的态度是拒绝的，并认为这种卡尔纳普主义是不连贯的（incoherent）。

本部分的逻辑思路如下：首先对于卡尔纳普以及由其衍生出的卡尔纳普主义进行简要概述，其次对于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无意义概念进行介绍，针对标准解释维护者强行将维特根斯坦与卡尔纳普（主义）联系起来这一做法进行批评，并最终得出结论：标准解释维护者的这种强行联系是存在漏洞的，维特根斯坦与卡尔纳普的思想是完全断裂的。

### 1.卡尔纳普与卡尔纳普主义

卡尔纳普认为某个特定的主张具有意义，当且仅当存在某种合理的基础来确证它或者反对它。他的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都是试图阐明那些使科学上的争论得以解决的科学特征，从而为确定其他学科是否具有理性内容提供检验，即一种将科学特征扩张至其他学科的方法。他认为把这种测试运用科学方法检验其他学科理性内容应用于传统形而上学可以揭示其中所缺乏的理性内容，这些待测试的学科中的争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研究者尚未确定所使用的术语的意义，所以也未能就不同的主张达成共识。卡尔纳普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对可引起争议的确切原因的观点不断改变，维特斯布恩将其区分为三个阶段：实证主义阶段；逻辑句法阶段；语言框架阶段[[14]](#footnote-14)。

#### （1）实证主义阶段

19世纪30-40年代，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掀起将自然实证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研究领域的思潮，而卡尔纳普就接受了这一思潮。本阶段也就成为其学术生涯的开启阶段——实证主义阶段。争议的可决定性与有意义性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以下原则来确保的：只有当经验可以确证或者不能确证时，这个句子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实证主义的主要观点。但很快，他就发现实证主义原则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哲学问题：形而上学的争论往往无法通过经验事实加以确认，因为形而上学中许多术语并未得到公认，这样以来就会导致对于这些术语解释的众说纷纭，各执一言，无法进行证实或者说不能进行证实。考虑到这些因素，再加之卡尔纳普误以为自己在阐释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观点，他提出了一种在逻辑句法视角下的意义理论，至此，卡尔纳普的研究进入下一阶段。

#### （2）逻辑句法阶段

卡尔纳普在*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中提出理论：一个句子如果是有意义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由有意义的词语组成；组成方式必须符合逻辑句法。通过运用这种意义理论，卡尔纳普认为形而上学的学说违背了上述条件。比如，卡尔纳普举例对于“物质”的形而上学争论，“物质”这个词就违反了使用有意义的词语这一条件，换句话说，“物质”这个形而上学的词语在卡尔纳普这里看来是无意义的存在，此外，他还举例海德格尔对“无”的使用，认为这是违反逻辑句法而产生的无意义。

那么，卡尔纳普所说的逻辑句法指的究竟是什么？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的概念以常规（ordinary）语法句法为模型，所谓的常规语法规定了什么样的单词可以进入句子中什么位置的规则，违反这一规则就会产生无意义，那么问题就会再次出现：既然如此为何卡尔纳普还要大费周折在常规语法的基础上建立逻辑句法？原因就在于对于形而上学的批评中单单使用常规语法是不足的，因为常规语法规则会允许产生无意义的句子，正如卡尔纳普写道：“自然语言会允许在不违反语法规则的情况下形成无意义的单词序列的事实，这表明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语法是不充分的”[[15]](#footnote-15)如：“凯撒是素数”这一句子，本身符合常规语法规则，但是对于素数本身所对应的主语应是数字而不是名称，这个句子显然也是无意义的，这样的话，拥护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就可以通过某些术语（我们无法获悉其语法、用法）而创造一系列无意义的句子序列，如此，卡尔纳普便认为若想消除形而上学，我们必然需要一个逻辑句法规则。在这一规则中，单词会被分配以不同的逻辑类别，并提供规则来管理这些单词的逻辑类别的组合。还拿“凯撒是个素数”这一例子来说明的话，如果按照常规语法，这个句子会成为形而上学者所支持的例子，但是在新的逻辑句法规则下，逻辑句法系统将指定谓词“是素数”和名词“凯撒”进行逻辑类别归类，从而禁止来自这些类别的单词组合。通过这一规则，“凯撒是个素数”就在逻辑上被禁止了，概括来说就是单词的排列组合如果违反逻辑句法规则，就会造成无意义的出现。

自然地，没有理论是十全十美的，卡尔纳普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很快意识到，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系统足以在每个知识领域进行探究，于是，他在《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的“宽容原则”（principle of tolerance），这一原则可以表述为“逻辑中不存在道德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建立自己的逻辑，即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自己的语言形式。我们只要求他清晰地表述他的方法，不要给出哲学论证，而是给出句法规则”[[16]](#footnote-16)卡尔纳普的这种宽容原则认为不同的语言适用于谈论不同的事物，这个想法是他关于意义理论的思考的第三阶段的核心——意义的语言框架理论，至此，我们对于卡尔纳普职业生涯的简要概括即将进入第三阶段。

#### （3）语言框架阶段

维特斯布恩将卡尔纳普的语言框架理论称为“意义的语言框架理论”[[17]](#footnote-17)。根据这一理论，当且仅当句子在语言框架内部时才有意义。语言框架以形式化的物理学为模型，物理学存在不同的形式化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其自身的原始概念和定理，以及具有自己的句子形成规则。语言框架提供用于谈论某种实体的术语（这种术语指的是：实体的名称，它们可以具有的属性以及它们可以建立的关系）以及将这些术语组合为有意义的句子的规则，以及说明了如何确证或否证由其规则所构建的句子。通过确定关于某种实体的句子的构造和判定标准，语言框架可以确保这些句子具有合理内容。既然存在框架，那么必然存在被框架限制的内部内容与框架外的内容，所以，语言框架的存在很自然地会诞生两种问题，一是内部问题即框架内部的问题，二是外部问题即有关框架整体的问题。其中内部问题可以根据框架的标准得到解决，而这些标准保证问题是可判决的，因此这些问题是合理的；相比之下，外部问题的状态则是有问题的，卡尔纳普将外部问题称作是“实用的”（pragmatic），该种问题是关于采用一个给定的框架是否可取的问题，即框架作为一个整体的合理性问题。以语言框架的视角去看形而上学的支持者所犯的错误可以表述为：形而上学拥护者们提出的问题，比如“justification”这个词本身是在框架内部是有意义的概念，但是形而上学者却将该术语用于描述框架整体，这就违反了对该概念进行有意义的使用的规则，由此产生了无意义。于是根据语言框架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形而上学混淆了语言框架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的界限，错误地将适用于内部的概念用于框架整体。

#### （4）由卡尔纳普到卡尔纳普主义

“Carnapianism”译为“卡尔纳普主义”，是维特斯布恩创造出的术语，创造它的原因在于卡尔纳普所提出的无意义的概念可以在根本未考虑卡尔纳普的作家们那里寻找到。[[18]](#footnote-18)在这里维特斯布恩所想要表达的是，卡尔纳普的这种无意义观点存在一种共性，这种共性在卡尔纳普之外的其他作者那里也可以找寻到踪迹，如果我们单单以卡尔纳普本人的观点代表这种共性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术语来形容这种无意义的概念。当然，在使用这一术语时，维特斯布恩表示卡尔纳普只是这种无意义概念的典范性概述但并不意味着是卡尔纳普创造了卡尔纳普主义，卡尔纳普主义是一种无意义概念之间共性的代名词。在维特斯布恩的叙述中，卡尔纳普是一个对无意义概念持有极其自然的观点的人，在尝试叙述清楚并试图找出体现这种意义的理论，我们可以通过对于卡尔纳普以及卡尔纳普主义的研究来引出对于维特根斯坦的不同解读之间的重要共性。

我们可以用三个论述来概括“卡尔纳普主义”的主要观点：

1. 本身有意义的词语即可以被合语法使用也可以被不合语地法使用

2. 非法使用本身有意义的词语产生无意义

3. 对于无意义的批评是通过诉诸一个给定的有意义词语的组合的合语法与否的可能性来阐明实质性原则

有许多维特根斯坦评论者认为维特根斯坦会致力于某种形式的卡尔纳普主义，但是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拒绝了所有形式的卡尔纳普主义，他对于哲学话语的无意义批判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无意义概念，并且这种无意义概念在他所有作品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与卡尔纳普或者说是卡尔纳普主义之间存在一种Incoherence（断裂），至此，我们澄清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任务即将进入最后阶段，阐明二者之间的断裂。

### 2.实现卡尔纳普主义与维特根斯坦之“断裂”

这一部分我们的主要思路就是理清维特根斯坦与卡尔纳普主义在标准解释下的“暧昧”关系，即标准解释下对于维特根斯坦无意义概念的理解其实是“卡尔纳普主义”的，但维特根斯坦本人又是拒斥“卡尔纳普主义”的，我们需要对比二者实质性上的不同，从而斩断二者在标准解释下的“藕断丝连”，实现一种“断裂”。

标准解释对于维特根斯坦存在两个假设，一是在《逻辑哲学论》中体现了一种基于逻辑句法的意义理论，也就是说，在逻辑句法这一方面，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达成了共识；二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和他后期作品中关于无意义概念的观点存在根本性的断裂。基于这两种假设，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认为，正是由于标准解释的支持者们认同这两种假设，导致对于维特根斯坦的一种卡尔纳普主义式的误解，所以要实现卡尔纳普主义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断裂，如何理解这两个假设是不可逃避的问题。

（1）不可否认，逻辑句法的概念在《逻辑哲学论》中确实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来说，如果存在一门语言的语法句法完美地映射了逻辑句法，那么该语言中的表达式将清楚地显示每个命题组成部分的逻辑特征，从而使用该语言将防止“最根本的混乱”（全部的哲学中都存在着这种混乱）[[19]](#footnote-19)正是对于这种混乱的本质的理解以及如何使用逻辑句法的概念的差异在维特根斯坦与卡尔纳普之间划清了一道界线。卡尔纳普认为哲学家所建构的句子符合自然语言的形成规则，但却违反了逻辑句法的规则，有些句子就是非法组合的；而维特根斯坦则认为：“每一个可能的命题都是合法构成的，如果它没有意义的话，那只能是因为我们对于它的某些构成部分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0]](#footnote-20)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维特根斯坦明确地表达了对于“卡尔纳普主义”的拒斥，于是标准解释下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假设就迎刃而解。

（2）标准解释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第二个假设即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思想中“无意义”概念产生了断裂这一假设。由于在标准解释下的维氏思想前后期的断裂中包含了“无意义”概念的断裂，所以对于上述的第二个假设我们将会在后面有关阐释的解读中详细叙述，修复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所谓的“断裂”状态也是整篇文章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再诠释，反驳标准解释下前后期思想的“断裂”，从而加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整体性特征，从而强化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治疗性特征，这也是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核心任务。

## （二）“强弱”——独特解释范式下的卡尔纳普

本部分我们将从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另一代表人物——科南特的视角出发，根据科南特独特的解释范式从不同角度解读卡尔纳普，从而批评标准解释下对于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误解，澄清二者“朦胧”关系。

### 1.对形而上学陈述的“强弱”解读

科南特声称对于《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形而上学》这篇文章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版本，“强解释”（stronger reading）和“弱解释”（weaker reading）。[[21]](#footnote-21)“强解释”指的是，形而上学的话语是无意义的伪陈述即无意义的单词序列组合；而“弱解释”指的是形而上学命题具有某种意义由于它们未能断言任何东西，因此，它们也不能被称为陈述，在这个概念上，有些命题满足成为陈述的必要条件，而有些则不然，形而上学的命题属于后者，即未能满足成为陈述的必要条件。

科南特在他的文章《形而上学颠倒的两个概念》[[22]](#footnote-22)中给出了关于《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形而上学》的自己的理解，它是卡尔纳普诸多著作中更倾向于接受强解释的文章之一，如果卡尔纳普在文章写作中坚决坚持这篇文章的强解释版本，那么他必将拥护严格的无意义概念。

### 2.对逻辑句法的“强弱”解读

我们再次拿出卡尔纳普的例子，“Caesar is a prime number”即“凯撒是个素数”，卡尔纳普认为这个句子表示它是由有意义的词语在常规语法上正确形成的，但是它们的组合方式违反了逻辑句法规则，因为“素数”这一词语所对应的语法规则是要求它的主语要是数字，而凯撒作为主语代表的是名字，因此在这句话中，各个组成的词语是有意义的，组成的形式也是有意义的（指正常的主谓宾语法结构）但，逻辑句法规则上存在错误（将名称作为数字）最终导致了整个句子的无意义结果。

科南特认为卡尔纳普的观点是：有意义的单词的无意义的排列组合是无意义的，“因为所涉及的单词的意义不相容”[[23]](#footnote-23)他认为卡尔纳普关于违反逻辑句法的言论再次承认了强解释和弱解释，对逻辑语法的“强解释”指的是，有意义的单词可以按照普通语法规则组合而又构成一个无意义的单词序列；而与之相对的“弱解释”则指的是，存在特定种类的思想，它们是逻辑上断裂的思想，无法在合适的逻辑语法中表达，但它们拥有逻辑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它们无法成为正确或错误，因此它们属于逻辑上有缺陷的思想种类。

## （三）总结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对于维特根斯坦所引起的“无意义概念”的争论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两大主题，第一，《逻辑哲学论》的内容是否是纯粹的“无意义”或者说根据《逻辑哲学论》的理论，我们是否只能采用一种对其内容的无意义的解释；第二，维特根斯坦的无意义概念是否是“严格的”（austere）或“实质性的”（substantial）且它是否在维特根斯坦所有的著作中保持不变[[24]](#footnote-24)。

本章看似是“新旧”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学术对垒，但事实上，联系起二者的争论焦点的纽带便是——卡尔纳普以及由其衍生出的卡尔纳普主义，所以本部分整体思路可以总结为：首先介绍在无意义概念这一领域内卡尔纳普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通过比较区分二者，从而批判维特根斯坦的标准解释，再通过不同的解释范式对卡尔纳普的理论进行反驳，从而达到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的对所谓“卡尔纳普主义的维特根斯坦”的标准解释的拒斥，澄清真正的属于维特根斯坦的“无意义”概念，为后面我们进一步研究“阐释”（Elucidation）概念做好铺垫，同时成为我们论证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治疗性特点的重要奠基。

# 二、“阐释”——对《逻辑哲学论》的方法式解读

4.112 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

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

哲学工作主要是由阐释构成的；

哲学的结果不是某些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明晰；

哲学应该说明和清楚地划分，否则就像是模糊不清的思想[[25]](#footnote-25)。

根据《逻辑哲学论》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将哲学看作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主体是“阐释”，目的是澄清命题，并给思想划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阐释”（Elucidation）概念进行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十分明晰了。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工作不在于提出学说，而在于提供阐释。这提供了一种充分性的标准，任何对维特根斯坦所指的“阐释”的忠于文本的叙述都必须满足这个标准：它必须能够说明维特根斯坦是如何能够认为由《逻辑哲学论》所完成的工作基本上是由阐释构成的，这里的阐释是一种活动的名称，它与向读者介绍教义的传统哲学活动形成对比。维特根斯坦将“阐释”视为一种活动，本质上是强调其哲学思想与传统哲学的区分，代表了哲学研究领域中对象由宏观至微观的里程碑式的转变，象征着用逻辑语言分析的方式研究哲学的新路径的开辟。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尝试发掘对维特根斯坦著作解释的新方法——“阐释”，这种方法试图让我们远离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的语言实践依赖于先验现实的存在性，同时试图让我们明白，我们理解语言运作的愿望是通过关注我们日常的思维模式、言语以及它们所揭示的世界得到满足的，而不是通过对语言背后的东西进行形而上学的预测[[26]](#footnote-26)。这种观点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倾向，且这种倾向在标准解释下常现于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中。但是，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试图发掘维氏前期思想中，尤其是《逻辑哲学论》中的这种反形而上学倾向，反对标准解释下对前后期思想的决裂的看法，这种试图弥合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鸿沟（标准解释所认为的“鸿沟”）的做法，与他们试图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做出的“治疗型”解读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戴蒙德就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先驱作用，“戴蒙德是第一批对维特根斯坦早期和后期著作进行反形而上学解读的哲学家之一。由于她也提出了一些原创和有影响力的建议——‘关于如何最好地阐释’这样一种解读，她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先驱的作用[[27]](#footnote-27)。”戴蒙德帮助发展了对维特根斯坦著作的研究方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暗示了维特根斯坦早期和晚期哲学目标的重大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就是对于传统解释或正统解释的直接反叛，是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核心观点之一，对于新的解读方式的诞生起到基础性作用。

## （一）“阐释”——“无意义”与“治疗”的纽带

詹姆斯·科南特通过对于弗雷格的“阐释”概念的研究，发现《逻辑哲学论》对于弗雷格的思想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继承性，所以他在*The method of the Trac-tatus*中指出，要想理解《逻辑哲学论》中的无意义是如何被阐释的，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无意义，即误导性的无意义（misleading nonsense）和说明性的无意义（illuminating nonsense）[[28]](#footnote-28)。在此基础上，科南特对于《逻辑哲学论》采用的是一种严肃式解读（austere reading），认为《逻辑哲学论》中的阐释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于纯粹无意义概念的使用）揭示所谓的实质性的无意义就是纯粹的无意义，同时目的还在于洞悉形而上学的来源。

那么科南特为什么会将“阐释”视做一种对《逻辑哲学论》的方法解读？

“梯子”比喻出现在《逻辑哲学论》的最后部分[[29]](#footnote-29)，我们不妨把“阐释”与“梯子”联系起来，读者在跟随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断深入的过程可以被比喻为从梯子的底端向上攀爬直至梯子末端的过程，而阐释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充当梯子这一工具，这一方法。当《逻辑哲学论》的读者能够回顾自己向上的进步并认识到他只是经历了一个推理过程，即从前提到结论时，他才算登上梯子的最后梯级。因此，《逻辑哲学论》的阐释策略依赖于读者暂时认为自己参加了通过推理论证的程序来建立理论的传统哲学活动；但是只有当读者完全理解作品所表达的意思时，当该作品寻求实践，导致哲学最终产生的不是教义而是阐释时，该著作才算成功[[30]](#footnote-30)。在这里，科南特想向我们表达的是，如果从“阐释”的角度来看，《逻辑哲学论》本身并不是一本直接传授有关世界知识的书籍，相反，它是作为一本工具书而存在的，它从文章的开始就试图让读者接受文章所要传达的活动与任务，通过阅读书籍，完成任务，并最终使读者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任务，这样这本著作才算是成功的，强调了它的实践性。《逻辑哲学论》中的“阐释”的基础假设是，使自己摆脱这种幻想的唯一方法是完全进入它们并从内部进行探索。后来维特根斯坦在1931年手稿中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假设：“在哲学上，我们被一种幻想所欺骗。但是，这也是一种错觉，我还必须在某个时候将它完全清楚地摆在我的眼前，然后才能说这只是一种错觉[[31]](#footnote-31)。”《逻辑哲学论》试图揭露的错觉是：我们可以克服语言的限制。通过对《逻辑哲学论》的阅读我们似乎是提出了有关思想的界限的相关学说，通过这一学说，我们想象自己能够给出思想的界限并超越它们，我们想象自己能够做到序言部分警告我们可能会陷入的幻想，我们想象自己能够思考界限两边的东西，但是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我们却被告知，我们所想象的超越界限之外的东西，纯粹就是无意义，而恰恰是我们发现这些无意义的时候，维特根斯坦的阐释的目的才真正达到。

由此，我们便可以说，《逻辑哲学论》这本书运用阐释的方式，引导着我们通过一种想象活动，来理解哲学言说在何种意义上是无意义的，而我们所陷入的种种幻想，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就成为所谓的“哲学病”，我们需要通过“阐释”活动来治疗这些哲学疾病。

## （二）“想象活动”——“阐释”的表现形式

在了解了“阐释”作为连接“无意义”概念与“治疗”目的之间的纽带作用之后，我们很自然的会过渡到关于这种“阐释”活动究竟是如何真正运作起来的问题的讨论上来。“阐释”即“治疗”，戴蒙德设定了一种想象活动，将其作为“阐释”活动的具体运作方式，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她的这一设定。

戴蒙德认为《逻辑哲学论》假设了一种特殊的想象活动，将无意义看作为有意义的想象活动[[32]](#footnote-32)。她将想象的使用与想象在形而上学的学说提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列考虑，目的是要澄清两个关于无意义的命题以及它们在《逻辑哲学论》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相关观点。

第一，不存在比无意义的句子更接近真实的句子。这一观点其实来自安斯康姆，认为存在无意义的句子，但是如果这些句子尝试诉说的内容是可说的，那么这些无意义的句子就是真的，有意义的。在戴蒙德看来，这种安斯康姆所认为的无意义的句子，它们所要诉说的内容的可说性自身就排除了所说内容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这种所谓的蕴含在句子中的内容被设定了无法言说的特征，但这种无法言说本身恰恰否定了内容的存在。

第二，存在这样一种对于无意义命题的区分，不是将其区分为好与坏，也不是将其区分为指向真相与否的东西，而是按照想象在无意义的命题中的不同作用进行区分。戴蒙德认为无意义的句子在内部都是一样的，但在外部则不然，无意义的句子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无法反映对自己或他人的理解；它可能取决于这种或那种想象的使用[[33]](#footnote-33)。

但是，从常识上来说，我们无法接受任何的无意义的句子，并且，就句子本身而言，它是哲学阐释而不是形而上学概念下的无意义。戴蒙德在这里强调的是无意义句子的外部特征，命题的阐释是关于使用，而不是关于内容，所以充当阐释的句子与其内部特征无关，同样，如果在试图使某人摆脱哲学混乱的过程中使用命题，那么这些命题就可以充当“阐释”。我们如果使用阐释的范畴反过头来再看《逻辑哲学论》，当我们企图用一句话来表达作者的某个观点时，这句话并不是作为一种阐释，而是通过举例说明了该书旨在解放我们的困惑。将阐释不再看作是一种解释行为，而是一种消除哲学迷惑的活动。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戴蒙德的“想象活动”是如何在《逻辑哲学论》中发挥其“阐释”作用的。在戴蒙德看来，这种想象活动作用的发挥可以主要概括为两种形式，一是我们的心理会对于一些熟悉的单词所组成的句子不自觉的开展想象活动，尽管该单词并未以其熟悉的逻辑角色出现，也并没有被赋予新的意义，正是这种心理的不自觉的活动导致我们的迷惑；二是，所谓的“虚假的想象”，首先将我们吸引到那些词的形式，表达哲学困惑的词语形式的吸引力来自于对哲学研究视角的想象，然后，正是这种迷惑的观点才使得《逻辑哲学论》自觉地将其自身想象为一种尝试引导某人看到其尝试说出的话语的吸引力中的虚假的想象[[34]](#footnote-34)。在戴蒙德的解读下，《逻辑哲学论》理解那些被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所迷惑的人，通过一种想象活动，进入到这种哲学幻想中，从而使被迷惑的人理解《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与形而上学的命题之间的差别，使其意识到之前传统哲学的迷惑其实是想象力疾病的结果。

《逻辑哲学论》的“阐释”旨在向我们表明这些明显表达了实质性无意义的思想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表达。它为自己设定的需要“解决的”的“哲学问题”都是单一的：它们都是由反思可能性（违背思想、语言或现实的界限）而产生的，当我们想象自己可以在思想中违反语言的逻辑结构时，这些可能性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阐释”活动要求读者通过参与建立命题的传统哲学活动，完全理解这项活动的来龙去脉，体验形而上学无意义句子而走出形而上学幻想[[35]](#footnote-35)。《逻辑哲学论》的阐释作为一种使人走出迷惑的“梯子”其治疗功能却常常被支持标准解释的哲学家们所忽视，并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割裂开来，形成所谓的“决定性的断裂”，我认为传统解释下的这种解释模式是与维特根斯坦的本意相违背的。

# 三、治疗——对《逻辑哲学论》的目的式解读

6.54 我的命题通过下述方式成为阐释：理解我的人当他通过这些命题——根据这些命题——越过这些命题（他必须在爬上梯子之后，把它丢掉）时，终于会知道这是无意义的；他必须超越排除这些命题，那时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36]](#footnote-36)。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末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仿佛跟读者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仿佛在告诉读者们一句话：“OK，书你已经读完了，但这些都是无意义的。”这是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更有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如果维特根斯坦要写一本书来诉说一些无法表达的东西，那么要么这本书就是单纯的无意义（纯粹的无意义），要么这本书有意义，但这种意义必然无法捕捉到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东西。一本书，其中的句子由作者自己承认是无意义的，这样的书怎么能够传达任何东西呢？”相信大家已经察觉到了，这种对于《逻辑哲学论》的解释是不连贯的，属于传统解释下的《逻辑哲学论》。要想充分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攀登之后扔掉梯子”，充分挖掘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治疗性，我们需要采用一种与传统解释不同的解释路径。

## （一）跨越鸿沟——早期和晚期哲学的“弥合”

标准解释下制造出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决定性断裂”，张学广教授将其概括为“前期是实在论，后期走向反实在论；前期意义理论是肤浅的符合论，后期意义理论是强调特殊的用法论；前期强调真值函项，后期转向可担保的可断定性[[37]](#footnote-37)。”我们倾向于将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看作是一个整体，并且其哲学治疗作用也是建立在整体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这座“鸿沟”我们不得不跨越，我们不得不实现维特根斯坦早期后期哲学思想的“弥合”。维特根斯坦曾说：“但我当时认为本质之点在于：这些思想应该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中间没有断裂。”、“只有与我旧时的思想方式向对照并以它作为背景，我的新思想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38]](#footnote-38)。”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所倡导的新的解释路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传统解释下的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思想的“决定性断裂”，而《逻辑哲学论》常被用于划界，以其为边界，之后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就转向不同的意义理论（这是标准解释的观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实现这种“弥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明《逻辑哲学论》在维特根斯坦整体哲学思想中的先驱地位，至少在我看来，这种先驱地位以及这种与后期思想的延续性是确实存在的，可以将其概括为两大连续性：

### 1.基本目标的连续性

无论是代表前期的《逻辑哲学论》或者是代表后期的《哲学研究》，当然这种前后期的区分方法本身就带有一种割裂性，似乎产生了“两个维特根斯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维特根斯坦”，之所以会出现所谓“两个维特根斯坦”的错误理解，在我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自《逻辑哲学论》发表之后，维特根斯坦本人确实认为哲学任务已经终结，哲学不过是迷惑的产物，且《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在世时唯一一部自己发表的著作，可以说是最直接地代表了本人的意愿，而之后的《哲学研究》以及其他著作如《论确定性》、《文化与价值》等，都是其后人整理发表，这就蕴含了一种前后期断裂的潜在可能性，尤其是以维特根斯坦1929年返回剑桥作为这种区分的标志，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其次，《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在写作方法上的不同，以及似乎后者是建立在对前者的批判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这种错觉等共同造成了这种前后期分裂的看法，等等这些均是标准解释支持者们所提供的证据。

但是，我们要看到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思想中目的的一致性，尽管他似乎在《哲学研究》中对《逻辑哲学论》进行了逐一批判，但不得不承认，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中有着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那就是哲学活动的治疗目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治疗，通过消除形而上学所产生的哲学迷惑，从而实现对形而上学的反抗。他的前期思想可以概括为对语言的描述，后期思想可以概括为对语言的实践，这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如果将其割裂来看，势必是对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分裂，所以，在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中，治疗目的是一致连续的。

### 2.基本方法的连续性

通过对《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原著的阅读，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篇著作在写作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逻辑哲学论》以一种构建逻辑体系的方式进行写作，环环相扣，而《哲学研究》则通过一种不同角色话语转换的方式展开他的哲学思想，从逻辑语言转向日常语言，这两种看似天差地别的写作方式，却保留了基本相同的方法，即将形而上学话语看作无意义的命题，通过阐释的方法，消除形而上学混乱，将哲学继续看作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学说，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都在强调哲学的实践性特征、治疗性特征。

尽管在《逻辑哲学论》中缺少后期著作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对话体的结构，但《逻辑哲学论》的方法在基本层面上是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相统一的，其方法在根本上预见了后来著作的方法。这种方法旨在使读者认识到，他倾向于在哲学中说出的某些词语未能表达出他想说的话语，旨在教会读者“把不曾昭然若揭的无意义转变为昭然若揭的无意义[[39]](#footnote-39)。”

## （二）消除迷惑——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哲学

在之前的叙述中，我们重点针对《逻辑哲学论》的具体内容，从“无意义、阐释”两条路径展开了阐述，一方面反对标准解释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误解与割裂，一方面通过概念叙述、方法总结，得出结论：《逻辑哲学论》的最终目的是治疗哲学疾病，通过逻辑与语言，消除形而上学话语所产生的哲学迷惑。在这两条路径的基础之上，我们将目光聚焦于《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条路径——治疗路径。

### 1.语言批判之治疗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不断强调无意义的概念，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我们一直以来使用的自然语言恰恰正是产生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混乱的重要因素，所以，维特根斯坦提出对于逻辑语言的构建，摒弃自然语言与世界如何联系的形而上学，转向以语言的普通描述形式进行治疗，引导人们进入形而上学内部，通过阐释活动，说明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无意义，从而带领人们从内部破解形而上学的迷惑，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殊途同归。

### 2.语言转向之治疗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所谓的“语言游戏”，是哲学治疗语言疾病的重要手段，主张哲学话语回归日常语言，正是由于我们误解了语言的“语法”，哲学问题才会在本质特征上被提出。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两个比喻，将哲学问题和争论比作理智的蛊惑，将哲学家比作困在瓶子中的苍蝇。“通过洞察我们的语言是如何工作的，而这种认识又是针对某种误解的冲动进行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依赖增添新的发现，而是靠集合整理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40]](#footnote-40)。”认为哲学疾病的出现，问题在于“企图超越日常语法的使用而去追求超验的逻辑[[41]](#footnote-41)”，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转向试图消解传统哲学，试图带领人们对于世界意义的关注与反思，从而“药到病除”，破解人们对于形而上学哲学的迷惑。

# 四、总结与评价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对于《逻辑哲学论》的重点解读，旨在通过对维特根斯坦整体哲学治疗特征的强调，将维特根斯坦哲学看作一个整体，内部存在的区别不过是具体写作方法的差异，不过是暂时解决任务的差别，本质上是不存在这种前后期的割裂即“两个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的。

当我们尝试用“治疗”的角度看待维特根斯坦哲学对其他哲学的影响时，我们会发现，维特根斯坦对此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就是一种治疗性的，通过回归日常语言，消除形而上学因日常语言的混乱使用而产生的基础，从而达到清晰明白地理解哲学的状态。此外，维特根斯坦哲学也对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深远影响，维特根斯坦治疗哲学的诸多特征直接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特征，如“反本质主义、反实在论”等，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的治疗方案直接影响着后现代主义哲学。

当然，世界上不存在一门毫无瑕疵的学说，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说也不例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自身的理论困境，在这里我们以标准解释的代表人物彼得·哈克的观点进行概括性的批评，他对美国新维特根斯坦整体的批判可以概括为[[42]](#footnote-42)：1.新维特根斯坦关于《逻辑哲学论》的解释在方法论上是不连贯的，并且与书中的内容不一致，与维氏的众多文献不兼容；

2.对戴蒙德和科南特关于《逻辑哲学论》的“治疗型解读”做出的主要的批评：（1）谴责他们所涉及的用于将维特根斯坦的无意义概念归因于一种严肃（austere）的观点的文章并未起到这种归因作用；

（2）认为就他们代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而言，他们既赞成严肃的无意义观点，又试图通过无意义的句子来吸引和教育读者，这样的话他们就采用了前后矛盾的方法；

（3）声称大量的外部证据表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有意识的持有各种形而上学学说，因此这本书有治疗目的这一观点就遭到反对；

除此之外，罗杰·怀特（Roger M. White）、彼得·沙利文（Peter Sullivan）、阿德里安·摩尔（A.W. Moore）等哲学家也都对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做出了批评，限于文章篇幅原因，就不再详细展开，具体可在《超越<逻辑哲学论>之争：新维特根斯坦的讨论》[[43]](#footnote-43)一书中进行了解。

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评价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思想，一方面表明“新”的影响在不断扩大，且在不断地得到学界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表明“新维特根斯坦”的理论确实存在不合理性。其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在文献基础这一层面确有不足，他们在陈述自身的观点时，对于《逻辑哲学论》中的部分章节进行了选择性忽略，只提取了有利于自身论证的部分，将不利于自身观点的部分排除在理论框架之外，且过分强调了《逻辑哲学论》开头与结尾比喻中的讽刺意味等也成为众多哲学家不愿接受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主张的重要原因。但有些批评就显得言过其词，新维特根斯坦强调维氏哲学的统一性，无论是基本方法还是根本目标上，且注重从文本本身出发，并不存在所谓的“前后矛盾”与“凭空想象，缺乏文本依据”等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新的解释框架的介绍已经接近尾声，“无意义、阐释、治疗”三条路径都已通达至《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与晚期哲学的裂痕已经弥合，前后期哲学的连续性得到合理地表述，维特根斯坦现在可以作为“一个维特根斯坦”而存在。不得不承认，迈入21世纪大门以来，维特根斯坦研究的热度已经趋于平淡，但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的出现，再次给维特根斯坦研究界打上一剂强心针，不仅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视角，而且他们提出的“治疗”概念也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对于维特根斯坦哲学对其后哲学的深远影响给出解释。此外，随着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影响力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学者追随他们的脚步，加入到新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中，相应的，标准解释的维护者们也再次拾起语言的“刀枪”与美国新维特根斯坦进行“论战”，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我们对于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理解会不断深入，维特根斯坦留给我们的丰厚的思想资源等待我们不断挖掘。

# 参考文献：

中文译著：

1.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M].江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4. [英] 威廉·恰尔德.维特根斯坦[M].陈常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5. [美]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北京：三联书店，1987
6. [美] 卡尔纳普.语言的逻辑句法[M].蒋运鹏.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7. [德] G.弗雷格.算术基础[M].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中文论文：

1. 张学广.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探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01):27-32.
2. 张学广.近年来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趋向述评.哲学动态，2014(01):57-65.
3. 赵瑞林，尚连山.对“阐释”的澄清——兼论《逻辑哲学论》中的言说方式.理论探索，2013(05):52-55.
4. 李红.维特根斯坦与分析哲学——访彼得·哈克教授.哲学动态，2004(02):21-25.
5. 宋武红.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6(06):39-41.
6. 赵瑞林.无意义与治疗:《逻辑哲学论》的果决式诠释解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29(05):14-18.

英文著作：

1. Crary A, Read R,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C]. London: Routledge, 2000
2. Hacker, P. M. S. "Wittgenstein, Carnap and the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ian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210 (2003)
3. R. Carnap, "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repr. In A.J. Ayer(ed.), *Logical Positivism*
4. Conant. James, "Elucidation and nonsense in Frege and early Wittgenstein".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5. Edward. Witherspoon, "Conceptions of Nonsense in Carnap and Wittgenstein".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6. Rudolf Carnap, "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 ", Amethe Smeaton (trans.) New York, Harcount, Brace and Co., 1937
7. Conant. James, ‘Two Conceptions of *Die Ü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in T.G. McCarthy and S.C. Stidd(eds), *Wittgenstein in Ame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8. Conant,James. Wittgenstein's methods. In Oskari Kuusela & Marie McGin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tgenste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9. Hacker, P.M.S. "Frege and Wittgenstein on Elucidations." *Mind* (1975): 601-609.
10. Cora Diamond. The Realistic Spirit: Wittgenstein, Philosophy and the Mind[M].MIT Press.1991
11. Crary A, eds. Wittgenstein and the Moral Life: Essays in Honor of Cora Diamond [M]. Cambridge: MIT Press，2007
12. Diamond, Cora. "Ethics, imagination and the method of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3. Hacker, P.M.S, "Was he trying to whistle it?".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4. Read, R. (Ed.), Lavery, M. (Ed.). (2011). Beyond The Tractatus Wars. New York: Routledge,2011
15. Stocker, B. (Ed.). (2004). Post-Analytic Tractatus. London: Routledge,2004
16. Koethe, John. "On the ‘Resolute’ Reading of the Tractatu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26.3 (2003): 187-204
1. Crary A, Read R,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C]. London: Routledge, 2000：2 [↑](#footnote-ref-1)
2. Crary A, Read R,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C]. London: Routledge, 2000：2 [↑](#footnote-ref-2)
3. Hacker, P. M. S. "Wittgenstein, Carnap and the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ian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210 (2003): 1 [↑](#footnote-ref-3)
4. Hacker, P. M. S. "Wittgenstein, Carnap and the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ian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210 (2003): 4 [↑](#footnote-ref-4)
5. R. Carnap, "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repr. In A.J. Ayer(ed.), *Logical Positivism* [↑](#footnote-ref-5)
6. Conant. James, "Elucidation and nonsense in Frege and early Wittgenstein".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77 [↑](#footnote-ref-6)
7. 卡尔纳普主义首次由维特斯布恩在其文章*Conceptions Of Nonsense In Carnap And Wittgenstein*中提出，关于它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后文详细介绍。 [↑](#footnote-ref-7)
8. R. Carnap, “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repr. In A.J. Ayer(ed.), *Logical Positivism*: 61 [↑](#footnote-ref-8)
9.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 郭英.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8 [↑](#footnote-ref-9)
10. Edward Witherspoo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Colgate University. His interests include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epistemological skepticism and twentieth-centu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footnote-ref-10)
11. Edward. Witherspoon, "Conceptions of Nonsense in Carnap and Wittgenstein".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317 [↑](#footnote-ref-11)
12. 美国新维特根斯坦将其称之为“卡尔纳普主义的维特根斯坦思想” [↑](#footnote-ref-12)
13. Edward. Witherspoon, "Conceptions of Nonsense in Carnap and Wittgenstein".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footnote-ref-13)
14. Edward. Witherspoon, "Conceptions of Nonsense in Carnap and Wittgenstein".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318 [↑](#footnote-ref-14)
15. R. Carnap, "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repr. In A.J. Ayer (ed.), *Logical Positivism*：68. [↑](#footnote-ref-15)
16. Rudolf Carnap, "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 ", Amethe Smeaton (trans.) New York, Harcount, Brace and Co., 1937：52. [↑](#footnote-ref-16)
17. Edward. Witherspoon, "Conceptions of Nonsense in Carnap and Wittgenstein".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320 [↑](#footnote-ref-17)
18. Edward. Witherspoon, "Conceptions of Nonsense in Carnap and Wittgenstein".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320 [↑](#footnote-ref-18)
19.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 郭英.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4 [↑](#footnote-ref-19)
20.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 郭英.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69 [↑](#footnote-ref-20)
21. Hacker, P. M. S. "Wittgenstein, Carnap and the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ian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210 (2003): 5 [↑](#footnote-ref-21)
22. James Conant, ‘Two Conceptions of *Die Ü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in T.G. McCarthy and S.C. Stidd(eds), *Wittgenstein in Ame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42. [↑](#footnote-ref-22)
23. James Conant, ‘Two Conceptions of *Die Ü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in T.G. McCarthy and S.C. Stidd(eds), *Wittgenstein in Ame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21 [↑](#footnote-ref-23)
24. Hacker, P. M. S. "Wittgenstein, Carnap and the New American Wittgensteinian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210 (2003): 1 [↑](#footnote-ref-24)
25.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 郭英.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4 [↑](#footnote-ref-25)
26. Crary A, eds. Wittgenstein and the Moral Life: Essays in Honor of Cora Diamond [M]. Cambridge: MIT Press，2007：1 [↑](#footnote-ref-26)
27. Crary A, eds. Wittgenstein and the Moral Life: Essays in Honor of Cora Diamond [M]. Cambridge: MIT Press，2007：2 [↑](#footnote-ref-27)
28. Conant. James, "Elucidation and nonsense in Frege and early Wittgenstein".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95-196 [↑](#footnote-ref-28)
29.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 郭英.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7 [↑](#footnote-ref-29)
30. Conant. James, "Elucidation and nonsense in Frege and early Wittgenstein".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97 [↑](#footnote-ref-30)
31.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M]. 江怡.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footnote-ref-31)
32. Diamond, Cora. "Ethics, imagination and the method of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58 [↑](#footnote-ref-32)
33. Diamond, Cora. "Ethics, imagination and the method of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59 [↑](#footnote-ref-33)
34. Diamond, Cora. "Ethics, imagination and the method of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157-160 [↑](#footnote-ref-34)
35. 张学广：《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探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1期 [↑](#footnote-ref-35)
36.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 郭英.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7 [↑](#footnote-ref-36)
37. 张学广：《美国新维特根斯坦研究探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1期 [↑](#footnote-ref-37)
38. [奥]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 [↑](#footnote-ref-38)
39. [奥]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7 [↑](#footnote-ref-39)
40. [奥]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陈嘉映，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5 [↑](#footnote-ref-40)
41. 周枫.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治疗”概念.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02期 [↑](#footnote-ref-41)
42. Hacker, P.M.S, "Was he trying to whistle it?". In: Alice Crary & Rupert J. Read (eds.), the New Wittgenste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353-382 [↑](#footnote-ref-42)
43. Read, R. (Ed.), Lavery, M. (Ed.). (2011). Beyond The Tractatus Wars. New York: Routledge,2011 [↑](#footnote-ref-43)